

## 那時的你們只是野獸

文學院學士班二年級 葉儀萱

第一次做愛是在高中畢業典禮前的兩個禮拜，他十八歲五個月，妳十七歲十一個月。因為兩情相悅，所以做愛。合情合理，合法進行。然而怎麼委婉浪漫不俗又神聖地包裝那件事，到現在都還是個謎，姑且稱愛的其中一種語言。初夜的經驗稱不上好，尚也不算太壞，試著回想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那，妳的大腦如失連的 wifi 一樣停滯跑圈，得不到回應。記憶年久失修，妳早不記得細節，可是記得貝殼夜燈與天藍色條紋床單、記得妳輕輕表示同意、記得岡本保險套包裝反射的金屬色光、記得當時對那人有愛、記得痛，記得事後他問怎麼沒流血、記得他後來說沒關係。而妳最記得羞愧與私密處的關聯，羞愧像水，流下來，濕黏，都髒。羞愧像容器，裡面是滿的，盛裝新身分的標籤；羞愧像容器，裡面是空的，在妳心裡種下一片荒蕪，什麼殘餘也沒有。

升大學的暑假，妳和他還在一起，可是焦慮已經從妳的腳底板一路爬上去。月經晚三個禮拜沒來，妳在發生關係的同一個房間來回踱步快要瘋掉。妳知道現在的價值觀該是男女平權，第一次不是誰給誰而是等價交換，可妳也知道只有女生會懷孕，只有女生會留下痕跡。於是妳召來國中最要好的姐妹淘，娓娓道來，要她們為妳保密卻也沒商量出個所以然。原本說好是兩個人的事情，最後還是拆碎給好幾隻耳朵去聽。坦承以後感覺自己自首重大案件，下放成罪人，鬆了口氣同時整個人壞去。失去童貞也失去與品性優良並列的資格，咬了一口紅蘋果，從此換來妳們之間不可逆的差異性。所以妳開始哭，一蹋糊塗，抽抽噎噎不知道對誰說抱歉，妳的姐妹圍圈，把妳捧著呵護，她們補償式地吐納更多秘密，但聽起來都沒那麼糟糕。

妳喜歡他嗎？喜歡。

那跟喜歡的人做那件事怎麼會糟糕？

妳聽見某個人這樣問，妳說妳也不曉得，可能因為還沒成年、可能因為還沒結婚、可能因為妳根本不確定那個男生會不會愛妳一輩子、也可能因為這個社會滿是吃人眼睛，一個不能替自己負責的非處女當然必須為這件事感到糟糕。不感到糟糕該如何？她們沒有回答。

國中班導專教健康教育，她很少拿自己的課去填國英數的卷子，紮實地教那些老是被跳過的章節。無奈這改變不了妳不明所以的自責，課堂上台下男生一片鬨鬧的同時，妳們女生像是被剝皮的鹿群，瑟縮在座位上迴避所有人的目光跟班導手上的假陰莖。妳到現在還記得班導總是咬字清晰地說出幾個關鍵字：安全、保護自己、戴套之類，講到性行為三個字她總是特別用力，目光割人，掃視妳們如掃視未開化的獸群，暗示禁忌依舊存在。她從不說做愛，因為做愛要有愛才做，她曉得國中生大抵不清楚愛，她說，妳們真要是那在個年紀就簡單交付出身體便與野獸無異，野獸不做愛，野獸交配、進行性行為，性行為是最精煉又準確的名詞。

ㄊ一ㄥ`ㄊ一ㄥ`ㄨㄟ`。妳忽然又記起班導的音頻，那樣戒慎恐懼。七月底的時候妳踏進婦產科，醫生倒是埋首紙筆頭也沒抬，一派潦草地問：「有沒有過性行為？」妳唯唯諾諾地回有戴保險套，他依舊顧著寫字，露出稀疏頭皮，無視妳拙劣的鎮定，說：「就算有戴套還是有可能懷孕。」接著遞給妳一個小杯子，要妳去廊道盡頭的廁所驗尿。

妳沒跟任何人說，包含當時的男友。妳將短卻陰暗的走廊視為自己的負荊之路。診所的化妝室又小又窄，玉石綠的磁磚地，醫生給的杯子他媽的小，尿就這樣滴到妳手上。妳把溫熱的小杯子輕輕放在洗手檯，沖水，拿肥皂把阿摩尼亞的味道洗掉。

一個護理師在診間門口睨著看妳，有年紀了，淡粉色制服下的小腹微凸，毛躁的捲髮低低扎著，以審判者的姿態接過妳手上的證物。妳心忐忑，呆站著，等待她手上的試紙浮出判決，線幾條。那三分鐘也不是真的過了一世紀那樣久，只足夠妳看出對方掉色缺角的唇彩和歪掉的領口。妳的名字在藥袋上被輕描淡寫，機率性搖搖欲墜的人生在他們的例行公事中不值一提。

最後醫生開了催經藥給妳，說可能是因為壓力太大，要妳早睡多運動。謝天謝地妳沒當媽。要是當媽怎麼辦？妳都還沒上大學。要是當媽怎麼辦？不管生不生，他會繼續陪著妳吧？要是當媽怎麼辦？妳想到向家人告知自己交男友的隔天，祖父塞了一張日曆紙在鞋櫃，上面寫：「女孩子家，潔身自愛。」

從此你們幾乎不再做愛，閉口不談，相吻如點水，而親吻之後的順序拴緊鎖

死。你們無形中達成一種共識，熱戀期後索性把親密行為連同三人裝的最後一個保險套一起封印。

盛夏結束，妳升上大學，進入新的駭人叢林，宿舍裡有保險套販賣機，裡面的人不會用力地咬著牙說「ㄊㄨㄟ、ㄊㄨㄟ、ㄨㄟ」，比起性行為或做愛，他們更常說打炮。提起那件事時他們的態度稀鬆平常，妳反該因為感到羞赧而羞赧。嫻熟交友軟體的同儕讓妳重新肯認慾望的真實與存在。何況離家也遠，不會有人在妳租屋處門縫塞紙條要妳身心靈都保持乾乾淨淨。從此妳既不是罪人也不是異類，是年少輕狂的產物，是青春無知的餽贈。

成年人了，百無禁忌，妳告訴自己做愛很好，做愛很棒。於是妳又發起詔令，與國中那群姐妹們重啟飯局，準備宣誓自己的新生。開了話題像是拉開易開罐的拉環一樣簡單，啵，秘密就這樣四散漫溢，差異性就此弭平。妳們都不再是處女，不再是神經質的幼鹿，不會因為做了一次愛就讓自己的心理壓力大到停經，陽具再也不會像獵槍一樣讓妳們惶恐。妳們歌頌靈與肉的交合，一起為真愛小心翼翼地歡聲雷動。

然後妳忽然想起來，妳與男友大半年沒做愛，妳沒說，他也沒提。他喜歡矜持一點的女生，妳也沒多主動大膽，所以妳只是附在他耳邊，用最低的音量問他想要不想要。第一次問的時候他親了妳的額頭，溫柔地說改天吧。妳點點頭蹭進他胸懷，那晚什麼也沒發生。

第二次問的時候他說，家裡沒有保險套。

第三次問的時候他說，他不想做。

第四次的時候他側過身面對牆，說他不想談這個。妳問他為什麼不做，是不是妳哪裡不好？他含糊地說了不是，隨後以均勻的呼吸聲回應。

求歡被拒的那一瞬間，有全新的乏力和問句湧進妳身體，妳驕傲的豐羽漸衰，忘記母孔雀生來就沒有豔麗尾翼，無法熱烈開屏。該相信他不好色嗎？還是自己哪裡出了問題？妳輾轉反側，難以入眠，不安全感如浪翻湧，妳又開始質疑自己變成一具他名下的標本，有過的是性行為，不是做愛。

妳遂成為一個匿名的漂泊者，在 Dcard 的西斯版上尋求解答，標題是「男友不喜歡做愛怎麼辦？」凌晨三點，全世界都還醒著，留言雨後春筍般破土，妳把底下回覆的藍頭粉頭視為真理，祈禱他們帶自己儘早靠岸。開南大學的男同學回：「是不是妳的腳指甲沒剪乾淨？」；淡江大學的男同學回：「如果妳是龍的話我也硬不起來。」158 小矮子推薦了一個私密處的洗潔劑，後面附上三顆愛心；輔仁大學的男同學回：「搞不好他喜歡跟男生做愛.....」

隨之而來的是一片病毒式的複製貼上，世新大學、虎尾科大、中華大學、銘傳、中科、臺師，全台灣的大學生幾乎都出現在那篇文底下，留言：「搞不好他喜歡跟男生做愛.....」

妳站在鬧劇中心，直到結束前都無所適從，真正噁心到妳的最後一個訊息，是真理大學的男同學回：「他不做的話我來跟妳做。」

妳慌了一陣，覺得真理反過來對妳性騷擾，卑微讓自己又變成獵物，於是迅速把文章刪掉，獨自泡在疑問裡泅泳，順便右轉美妝版學化妝、塗美白乳液、修剪毛髮、買可愛內衣。妳每天都練深蹲，一次三組，一組二十下。妳強迫自己要漂亮，把一切責任歸咎於鬆垮的肚臍和扁平胸脯，妳立志與花椰菜和雞胸肉為伍，妳變美和減肥都是為了與愛人做愛。

要怎樣他才願意碰妳？幾次攻防以後妳發現自己的吸引力不如麥當勞的 BLT 蕈菇安格斯黑牛堡，妳比垃圾食物還垃圾。妳們大學談的戀愛是遠距離，他如果只愛妳的心不愛妳的身體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算可以。可他要是愛上別人的心與身體，那才是天大的問題。

他最後一個讓妳滿意也死心的回答，是「我覺得妳很珍貴，那樣做是在弄髒妳。」妳原本想反駁，想想又哽回去。妳在男友的手機翻了又翻，沒有大奶妹也沒半個 A 片群。心灰意冷之際妳說服自己他是個和尚，或陽痿。他說他還愛妳，妳也只能相信，至少之前做愛的時候是立基於愛不是好奇。

你們就這樣清清淡淡地過了幾個月，純潔如太陽烘過的乾淨床單，直到你們真的斷絕聯繫以前，妳都悲哀地認定下一次做愛是結婚以後。然而你們終究是分手了，原因繁雜，兩人的罪狀在彼此心裡都是罄竹難書。最後一通電話你們談了很多，妳有一個過不了的關，心想都最後了所以問起：「你為什麼都不跟我做愛？」

他沒有說愛或珍貴之類的謊，他說：「因為要一直動很累。」

妳掛上電話，罵了一聲幹，發出自嘲的笑聲，咯咯咯咯地笑起來，像隻野獸，咯咯咯咯咯，愛人再見，愛人再也不見。世界被夜色吃下去以後妳哭著打給朋友們，請他們幫忙買酒，妳要狂歡自己最失敗的成功。

「好想被愛啊，好想做愛啊。」醉後妳倒在其中一個姐妹胸口，其他人臥在床墊和地板上，兩頰微泛紅暈，出奇安靜，妳又小聲說了一次：「好想被愛啊，好想做愛啊。」她們睡容安詳，妳的獨白如往常被擱置，沒有人聽見。